

便當

關穗美

「很冷……很冷……」我顫抖著說。

「沒用鬼！」可惡的小弟弟妯不屑的眼光射過來，因為他穿得比我少。

「哼！你發瘋般四處亂跑亂撞，當然不冷啦！去吧！還不快去瘋過！」我冷冷的回應。

「什麼！妳才是——」弟弟想「反擊」，奈何——

「別吵了！大庭廣眾吵！真丟人！」媽媽皺著眉低喝。

「幹嗎爸爸還未回來？難道買不到票……」媽媽呢喃。

這裡是深圳的公共汽車站，我和家人趁著農曆新年假期，回鄉走一趟，畢竟已八年沒回去了。現在，我們正候著買車票的爸爸。

「爸爸回來了！」我指著老遠正前來的胖男子，一看，爸爸兩手都挽著東西，不知是什麼呢？弟弟一看到爸爸，就像狗嗅到骨頭般衝過去，「唉！瘋了！我搖搖頭。

「爸爸買了便當回來啊！弟弟搶過爸爸兩手的東西，一邊大喊，一邊奔回來，「這樣瘋，不熱才怪啊！還會冷嗎？」我冷哼。

爸爸終於「歸隊」了。

「幹嗎買便當回來？不是到飯店吃嗎？」媽媽疑問。

「我們真是有運的！買到下班車的票，」爸爸忽然看看錶，「還剩半小時，快吃！吃完就上車！」

「真棒！那麼到家天還未黑呢！嘿！快吃！」媽媽樂道。

一家人連忙各自打開便當，巴不得一口就吃完它。

正當家人都忙著吃之際，我卻對著打開的便當發呆。看嘛！便當內，若干條變了色不再青綠的菜心，只剩下皮與骨的鹵水鴨件，連白飯也夾雜著些不知名的東西在其中，頓時，我沒有了胃口。我偷望家人，各人都努力的狼吞虎嚥，沒有注意到我，我悄悄步向附近的一個果皮箱，果皮箱已滿得溢出垃圾來，蒼蠅滿天飛，我迅速將便當放在箱頂，快步走回家人旁邊。

「嘩！吃得比我還快！飽了？」爸爸見我兩手空空，驚訝的問。

「飽！飽！」我慌忙應道。心裡卻想著接著下來的數小時車程要挨餓了，不禁回頭看看那個果皮箱頂——

「咦！不見了！」我差點沒叫出聲來，正當我腦中盤旋著有關靈異空間的念頭之際，卻看見果皮箱的不遠處，有一個大約五、六歲模樣的小男孩，正捧著便當——那個被我嫌棄的便當——低著頭，蹲在路邊吃著，吃得津津有味。我凝望著他——其實我不清楚這個是男孩或女孩——他的頭髮像蠟一樣，就算一陣陣北風吹過也靜止不動；他的身上只穿了一件尺碼大得過了份的風褸，可能拉鍊壞了吧，他並沒有拉上，寒風把風褸吹得飛揚起來，可以清楚看到裡面是一絲不掛的，令我不禁打了個冷顫；他卻只專注地咀嚼，不當一回事；他的下身是一條剪短了的牛仔褲，褲管大極了，就像兩個收集風的筒子，我猜這些穿了等同沒穿的衣服一定是他自己撿來的；他還是赤著腳呢！儘管與他隔著一段距離，我彷彿嗅到他身上的異味。

不消一會，他便將便當內的東西吃光，他望了望空空的便當盒，像猶豫著應否丟掉的樣子，然後——他竟舔那個便當，他每舔一口，我的心便沉了

一些，他越舔得滋味，我的心便越加沉重，那個便當比剛製造出來時還要乾淨吧！彷彿我對它的那份嫌棄也被舔掉了。

終於，他站了起來，扔掉那個便當，摸摸肚皮，面上綻放著一個滿足的笑容，不知是否我的錯覺，他那笑容使他整個人也明亮起來，而這邊廂的我就深沉、深沉下去……

他挺起胸膛，大踏步走了，我看著他越縮越小的背影，想起他那個像得到全世界的笑容，我不禁

低下頭來，神氣不起來了。

「還呆著幹嗎？快上車去。」爸爸拍拍我的頭。

「媽，我要放炮竹！很多很多的炮竹！」弟弟好像剎那間可愛起來。

「不知道那個小孩玩過炮竹沒有？」

忽然間，我覺得挨餓只不過是一種小得可憐的懲罰而已。

